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劉子遺書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王佋

劉子遺書卷三

明　劉宗周　撰

學言二

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斂而為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

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悞認七情故經旨晦至今）喜屬木少陽樂屬火太陽怒屬金少陰哀屬水太陰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氣之中又莫不各有陰陽也

伯淳少喜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未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其果未也但不知此後

更當何如予嘗謂伯淳十二年後之喜心定與十二年前不同既嘗學問之人其於習氣自覺輕淺即再過十二年見獵仍復有喜心亦不害其為伯子學者於此宜仔細理會始得

顏子不遷怒不是即就怒上做工夫蓋平日從事於慎獨之學得力既久即易發難制莫如怒已得箇不遷地位可知慎獨工夫常在其於七情一一如是

或問顏子不遷怒能終身打成一片否曰未也顏子但

不貳過耳言怒纔遷時便是過也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甞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程子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然人情亦有生而多懼者膽力不足易為一切利害所勝學者須是持其志

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亦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喜怒有情而愛惡有意好惡有理而愛惡有欲

凡欲重之為貨利輕之為衣飲濃之為聲色淡之為花草俗之為田宅輿馬雅之為琴書大之為功名小之為技藝須一一對壘過而朱子獨約以財色兩關

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後則白沙亦於此有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或曰周子既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至於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

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為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友人病予曰躁深為切中因知多欲在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何嘗有七情之累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纔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 又說个幾字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戔戔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詭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啟口者此即不覩不聞入路

處也

口容止聲容靜靜亦靜動亦靜也

九容九思一主靜二字足以概之如手容恭足容重如何做恭重樣子只不亂動便是

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放者戲動出於為也

九容分明畫出有道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為人也

橫渠十五年學个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

多少病痛在予謂學者亦只有一病一病除百病除或問如何是一病曰心病

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非但德符而已一絲一竇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厥害匪輕

誠則必形有誠者天道之形有誠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形見乎著龜動乎四體是也人道之形睟面盎背施於四體是也語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故君子不

問其形之者而惟問其誠之者

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即鬼神之別名精藏於陰神著於陽其妙合乎陰陽之際者即鬼神之德而聖之所以為聖也

如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皆不是無本領學問只令獨知一轉種種瑕累如入紅爐無所不化

人身游氣耳而心為敎靈之官以其靜而能治也今夷

天君於百體而同其擾擾則衆侮交起將何恃而不亂乎易曰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處嚴憚之友最有益使人檢身之功惟恐不及遇異己者亦然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即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

得益彰

象山先生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觀遷善改過直如此端的

思則得之又曰無思何謂也曰思其所無思則無思矣得其所無得則有得矣

朱子云畧綽提撕言用力之不多也人心一點虛明烱烱不昧本自提撕何用著力纔着力時便有眼中金玉屑之病在孟子謂之助長然不著力時又一味放倒恁

地昏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謂勿忘勿助之間
人心虛明之體本自烱烱而乘於物感不能不逐為情
識合於義理不得不膠為意見情識意見紛紛用事而
虛明之體隱覆於其中如皎日之下有重雲然然其為
虛明自若也覆以情識即就情識處一提便醒覆以意
見即就意見處一提便醒便醒處仍是虛明之能事更
無提醒此虛明者
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

分此為本體彼為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上丙子京邸書名獨證編

子曰易有太極太極之說夫子只就二四八與六十四中看出非實有一物踞其上也故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而為是轉語耳乃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宜象山之斷斷而訟然惜乎象山知

太極之說而不足以知濂溪也

河圖左畔陽居內而陰居外右畔陰居內而陽居外陽左陰右皆以內者為主葢陽生於陰陰生於陽也至周子圖太極左畔言陽之動而反以陰居內右畔言陰之靜而反以陽居內將以內者為主乎外者為主乎內者生氣也外者偽氣也似與圖意不同雖各有取義而終以河圖為正葢河圖陽生於陰而周子以為太極動而生陽河圖陰生於陽而周子以為太極靜而生陰是河圖

之二氣自相生而周子皆以太極生之也自相生則不必有太極若以太極生兩儀則太極實有一物矣為此言者蓋擬夫子賛易之說而誤焉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按易傳天地定位一節乃造化陰陽配合自然之理非有所為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而處之有定位也乃邵子圖之以為此伏羲先天之易豈伏羲而後言易者天地不當定位水火不必相濟乎至帝出震一章蓋序

造化四時八節之氣自元而亨利貞以時運旋其象有如此者而邵子圖之以為此文王後天之易豈文王以前言易者不得有四時八節之氣乎若先天後天之說尤屬附會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先天專以體言後天專以用言乎總之易一而已作易者一人而已文王止以次序自別於夏商而繫彖互有損益仍還之伏羲而止安得別有所謂文王之易哉後人輒圖之而象之而種種穿鑿附會之甚矣其闇於大道也

君子之於學也必大有以作之則八卦之義盡是矣然約之不過存養省察二者而已如風雷火動氣也即省察之說而繼之以致役之坤省察之後宜存養也如澤水山靜氣也即存養之說而閒之以乾之戰存養之中有省察也至艮以成終之後復轉而震貞下起元存養省察之功迭運不窮又有無時而可息者此聖學之所以日進無疆與又以對待之體言之則乾之健即濟之以坤之順震之動即濟之以巽之入火之燥即濟之以

水之濕兑之說即濟之以艮之止一時並致交養互資有勿忘勿助之妙更何先後工夫之可分乎後儒或言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或言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未免落於偏指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庶幾其無弊與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為最真故慈湖有心易之說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此大取諸天

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聖人於道體指出一易字大是奇特只此一字將天地閒有無動静終始大小常變之故一齊托出天地閒更有何事不該其中

盈天地閒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為道生氣

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

或曰虛生氣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即有即無是謂太虛又表而尊之曰太極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為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為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為偶也

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

為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一也人未嘗假貸於天猶之
物未嘗假貸於人此物未嘗假貸於彼物故曰萬物統
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之統體而言蒼蒼
之天亦物也自太極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
各有一天也

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
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曰上下

二字截得道器最分明又曰道即器器即道畢竟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總從此句來

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

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蒙創見

天者無外之名蓋心體也

心生之謂性心率之謂道心修之謂教此中庸三言註脚

天樞轉于於穆地軸亘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

太極圖說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成萬物

物鍾靈有人人立極有聖聖合德天地似一事事有層

節豈知此理一齊俱到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

為仁義人與物亦復同得此理蠢不為偏靈不為全聖不加豐凡不加嗇直是渾然一致萬碎萬圓不煩比擬不假作合方見此理之妙

凡事皆有始終由一言一動一呼一吸推之乃知天地有大始終然始無所始當其始有終之用終無所終當其終有始之用終終始始相禪無窮間不容髮總一呼一吸之積

惟天太虛萬物皆受鑄於虛故皆有虛體非虛則無以

行氣非虛則無以藏神非虛則無以通精即一草一木皆然而人心為甚人心渾然一天體也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埽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

或問理為氣之理乃先儒謂理生氣何居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理於何麗但既有是理則此理尊而

無上遂足以為氣之主宰氣若其所從出者非理能生氣也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不欺所以致明也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賦畀之非流行之外别有个无妄之理也

乾坤合德而無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

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
而動靜者其所乗之位也分明造化之理
陽明子言良知每謂个个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
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
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
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
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
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故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嗚呼其旨微矣

性情之德有即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即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由中導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為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導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為兩在然即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

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為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即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為好樂也而溢為樂怒也而積為忿懥一哀也而分為恐為懼為憂為患非樂而淫即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

陽明子曰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言語既到快意時自當繼以忍默意氣既到發揚時自當繼以收斂憤怒嗜欲既到沸騰時自當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為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即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

學者但証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以覺照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仇而杞柳桮棬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人無一時離喜怒哀樂故道不可須臾離若以七情

言如何止四即云四情如何喜樂又犯重而止為三且聖人固畢世而無怒也雖誅四凶不過與以應得之罪耳親戚既沒雖欲哀誰為哀者是喜怒哀樂不必偏人皆具而道有時而可離也須知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為仁於心為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為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為禮於心為辭讓之心於天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為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

怒於所性為義於心為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為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為智於心為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於時為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為信於心為真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為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為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别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

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葢以表裏言不以前後際言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内有陽舒之心為喜為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内有陰慘之心為怒為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静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隱即見即微即顯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

此千聖學脉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於後世而性學晦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禮智該焉故樂者喜之餘氣哀者怒之餘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專指其盛者言盛者有餘之氣也如春之氣盛於夏秋之氣盛於冬也惟自樂而怒是相克之數然人樂極必生悲故王右軍云欣暢之下感慨係之關雎輾轉寤寐豈是涕泣之謂而曰哀於此益足發明中庸之旨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立人極焉分明為中庸傳神蓋曰致中和而要之於慎獨云慎獨所以致中和而周子先言定之以仁義中正亦隂陽之外别無太極耳故曰一隂一陽之謂道

或問子以意為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為意何啻千里

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二心為

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為厥心病還為意病為知病為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即與之為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即與之為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即與之為真妄意本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即與之為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静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絶無所為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為

之動則思為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為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贓乃溺職也

思即是良知之柄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動情熾而念結焉感有去來念有起滅起滅相尋復自起自滅人心出入存亡之機實係於此甚矣念之為心祟也如苗有莠

思積而為慮慮返為知知返為性此聖路也念積而為想想結為識識結為情此狂門也

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

性即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

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即前說亦近儱侗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即在其中如曰氣質之理即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温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

萬古如此即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天道有氣盈朔虛積而成閏最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其在人心即是一中趲出過不及之端如大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破斧東征皆處時勢之不得不然而委曲旁行以全其愛親敬長之心所謂過而不過也

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

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

以知還獨是明中之誠以獨起知是誠中之明

大學言至善中庸言至德至道至聖至誠及天載之至皆指出獨中消息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乎此者謂之到家漢

誠者天之道也獨之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慎獨之功也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思字於慎獨之義更分明

思曰睿獨體還明之路也故夫子於艮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愼之至也故又曰愼思之

天有四德運為春夏秋冬四時而四時之變又有風雨露雷以效其用謂風雨露雷即春夏秋冬非也人有四德運為喜怒哀樂四氣而四氣之變又有笑啼恚詈以效其情謂笑啼恚詈即喜怒哀樂非也故天有無風雨露雷之日而決無無春夏秋冬之時人有無笑啼恚詈之日而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知此可知未發已發之

說矣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程子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是以念為心也朱子云意者心之所發是以念為意也又以獨知偏屬之動是以念為知也陽明子以格去物欲為格物是以念為物也後世心學不明如此毋怪乎說愈煩而旨愈晦也

程子心指已發言之說亦本之大學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証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

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即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盖明矣惻隱心動貌即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秩貌即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即性之收機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為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中有發

禮之用和為貴而以節為體體陰而用陽也又曰忠信

禮之本也故哀樂相為表裏又曰喪禮忠之至也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聖人以証禮本焉

智者良知靜深之體良知貫乎四德而獨於智見其體益深根寧極之後正一點靈明隨任得地處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貞下起元是天道人心至妙至妙處

仁統四端智亦統四端故孔門之學先求仁而陽明子以良知立教良知二字是醫家倒藏法也

天道八風之氣一一通之人心如風自東則雲滃而雨萬物資生自南則雨潤之後繼以日晅萬物長養自西則雲斂而霽天道清肅萬物自長而成自北則重陰凝結氣乃沍寒萬物自成而實四時各循其序八風適得其調分明喜怒哀樂中節之象若動不以時或互相淩越或紛然颷舉則八風皆能殺物而金氣為甚金氣盛則雨澤不降萬物受刑故西方之教行於中國吾道之賊也

日用之閒甞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閒否行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真實工夫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心之幾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幾始著矣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宋儒見道之語後人往往信不過看大學不明只為意字悮解非與格致事漢疏入目先誠意故文成本之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乃他日

解格致則有意在乎事親等語是亦以念為意也至未起念以前工夫反坐之正心位下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夫正心而既先誠意矣今欲求無善無惡之體而必先之有善有惡之意而誠之是即用以求體也即用求體將必欲誠其意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齊其家又先之治國平天下種種俱宜倒說也此亦文成意中事故曰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正所以明其明德至以之解中庸亦曰致中無工夫工

夫專在致和上夫文成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而不言致中専以念之起處求知善知惡之實地無乃粗視良知乎其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此其供狀也看來果是大學本文否

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為意也無意之說不辨并夫子毋意之學亦不明慈湖只是死念法夫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

圓等語此的傳慈湖宗旨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説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説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

子絶四首云毋意聖人心存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即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惟毋意故并無必固我自意而積成為我纔説得是私意今意云私意是以念為意也

宋人云乾坤二畫為誠明誠立而明至明立而誠至故誠不至則進之以明明不至則進之以誠互相鞭入上道也中庸指出二字為學問雙關鎖鑰如連環劫子永無敗著凡事之不可言者皆其不可行者也故君子遇大事先謀慮乃心必曰如之何如之何甚者書之於策而後行是以動鮮敗績今也率意而行即心口且不能自語安望其及於人乎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以上丁丑冬日

化念還虚化識還虚化氣還虚虚中受命德合無疆理從此顯數從此出河洛天機一齊輻輳所謂宇宙在手造化生心

日用之間動静云為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茍能順以應之如飢食渇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

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强我合道動成兩畔

德日慎小心日謹微

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若無事時存養不得力且就有事時省察有事時省察不得力且就無事時存養若兩者皆不得力只合査考存養是存養个甚省察是省察个甚此時昭昭然揭出一本心便須不由人不存養不得亦幷無存養可說且不由人不省察不得亦幷無省察可說方是真存養真省察

凡過生於悞然所以造是悞者必過也惡生於過然所以造是過者亦悞而已故過與惡每相因而過尤易犯過而不已卒導於惡君子惓惓於改過所以杜為惡之路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孟勘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即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

殊非本旨

大學言明德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即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耳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即天理即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乎

以良知為性體則必有知此良知者獨不曰知得良知却是誰又曰此知之外更無知輾轉翻駁總要開人悟門故又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陽明教法非大學之旨

大學是學而知之者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身置名教之中心融物理之妙真切為己務闇然而日章不愧屋漏即上達乎天德友人有問學者每拈此語為的

學問之宗心尚矣然心一也而學或異有本心之學有師心之學有任心之學本心之學學得其心聖學也師心之學索隱行怪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任心之學則小人而無忌憚矣以上戊寅

佛氏止言一心心外無法萬法歸空依空立世界何等說得高妙乃其教門則忍情割愛逃親棄君事事落邊際見此又何等執著乃言空耶流遯既窮則云空本無空指一點識神認作本來人而又不自居識神起時隨識起滅時隨識滅時起時滅隨起隨滅即謂之不起不滅幾何而不認賊作子乎至是則佛氏之言心可謂喪心之極

人心本無惡近儒解克已不以去私言亦是然形氣之病獨非私耶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有已而後有物安得

仁故克己復禮為仁此是聖學宗旨不可草草看過

決機審慮患長與人周見利淡四者處事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个工夫却

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吳朗公言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是動靜判然二

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筦一線極渺忽處其動安

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

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

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真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而亂之

學不可不講尤不可一時不講如在父即當與子講在兄即當與弟講在夫即當與妻講在主即當與僕講在門以内與家人講在門以外與鄉里親戚朋友講若是燕居獨處無可講時即當自心自講如何而為食息如何而為起居如何而為聖為狂為人為禽有一時可放空即纔一時放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大之

而三綱淪小之而九法斁

君子謹身勿勿乎如不及也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飲之間有禍敗焉除夕訓兒輩以上己卯

至哉萬物備我之說萬物皆備而後成其所謂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虧欠一物有虧欠并物物皆成滲漏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備則衆官骸皆不成其位置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敬也一啟口而

不敢忘信也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内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覿矣是謂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

從前旬日皆落空忽忽從忙裏過或從憂裏怒裏過須

得陽和一轉方解此个病痛不是小小

學者須是見道分明見道後方知所謂道不可離者不是我不可須臾離道直是道不能須臾離我

知言是學問入路養氣是學問進路惟知之至斯養之至養之至則知益至矣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本也誠者天之道也勿忘勿助敬之至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吃緊工夫如一念動於欲便就欲

處體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於忿便就忿處體體得委是忿忿不可逞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之消融而後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萬物統於我矣萬形統於身矣萬化統於心矣萬心統於一矣問一何統乎曰統於萬一統於萬一故無一萬統於一萬故無萬無一之一是謂

一本無萬之萬是謂萬殊致一者體仁之功滙萬者强恕之説一乎二乎安乎勉乎

問恕曰恕已已所不欲勿施於已曰恕已焉已乎曰恕已則盡乎人矣周子曰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公於人者也曰請問其方曰不欲勿欲不為勿為近取諸身一飲一食子臣弟友如斯而已然則古之為方也强而難子之言方也順而易乎曰以易始之以難竟之斯可矣

應事接物儘有差處只是心粗也淺深不得其度緩急不得其宜皆犯心粗

大氣一平便無入不自得此一道大氣從何處熾然示韓叅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閒見工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即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躁當矯之以靜褊當矯之以寛四者為變化氣質之要

涵養全得一綏字語言動作皆是

劉子遺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劉子遺書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凃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王倜

劉子遺書卷四

明 劉宗周 撰

學言三

君子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即心即理即事即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精粗上下之岐此所以謂中庸之道也故學以盡性為極則盡性者道中庸者也瘵飢者取資於菽粟禦

寒者取適於布帛而天下之至味畢采反寓於平淡之中亦率性然也後之言道者視平淡為平淡於是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遯有而入無又遯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歸之斷滅性種以為神奇則天下之真神奇矣譬之山珍海錯不可以療飢明珠翠羽不可以禦寒然且率天下之衆而奔走之此佛老之教所以惑世誣民流禍天下無已時也以上庚辰

萬起萬滅總是一念起滅聖人無念纔有念便是妄也

念亦有善乎曰克念作聖是也

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心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隨感而應隨感而忘者聖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止者賢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流者常人也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或問幾曰未有是事先有是理曰事幾未有是心先有

是意曰心幾先知之謂神故曰知幾其神乎

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終身不動些子曰

有動乎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小人閒居為不善只為惹却些子聖人勘之曰無所不至

主敬靜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

起一念固是惡除一念亦是惡然後念勝前念知道者

覺之而已

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不及可商如出手太粗應手太

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

升沉得失之際因感而動不能忘情前輩周寧宇每以此自責看來此事大難克只因平日種孽既深按伏且久雖有好見識好議論只將此種子護持在内全不挑動根株如何得徹底廓清一日乘間又竊發矣臨境時雖不至大段決裂然既有此病根則出手展足不免時時掣肘當大利害便全身放倒耳朱子所謂隱微深錮

之疾最難瘳也今且作猛地覷破法直進一步何如孟子稱舜一則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一則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此等處真得古人之心看其禪代轉換處絕無一絲罅隙渾然天地相似學者常將此氣象尋討本心是如何便超超長一格去

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為此四浮合成妄想為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

本心湛然無思無為為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為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人心之體氣行而上本天者也形麗而下本地者也知

宅其中本人者也三才之道備矣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藏其宅不可睹聞是名曰獨發竅於天神明著焉成形於地德行顯焉故君子慎獨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儒論靜坐有得云此是氣靜非心靜也予謂氣靜亦好氣靜正得涵養法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以此

好行小慧凡日用之間事事安排得好皆小慧之屬可且放過

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如

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茍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巖墻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真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故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

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是悟境到頭處繼言存養纔著修持邊此其悟境冥際終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方是修之盡修之盡乃得悟之盡正是心盡處也其爲物不貳是自心本來家當盡心者盡此而已至此方謂之立

命方得親占地步在難矣哉只今一動一靜閒能不作

二畔否猛省

顔子喟然一歎是説自家屋裏話故不勝其苦孟子盡

心諸章猶是對塔説相輪然孟子晚年造詣如此所謂

學已到聖處也

人有恒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

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

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

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

孔子如天曾子如地顏子如斗柄建四時子思子五嶽四瀆孟子則泰岱黃河之尊也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應事之道順而已矣立心之道正而已矣盡性之道中而已矣事天之道誠而已矣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為天命

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為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為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如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些子靈明可恃為續命之膏又被佛氏篡據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為哉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且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嗚呼悲夫

或問曰孰有以一念為萬年者乎曰無以為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剥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以上壬午

王門矯朱子之說言良知以四有立教言有言無言格言致自謂儘可無弊然宗旨本定於無已是一了百當故龍溪直說出意中事但恐無之一字不足以起教也故就有善有惡以窮之仍恐一無一有對待而不相謀也故指知善知惡以統之終病其為虛知見也又即為

善去惡以合之可謂費盡苦心然其如言心而心病言意而意傷言知而知岐言物而物龎四事不相為謀動成矛盾本欲易簡反涉支離蓋陽明偶一言之寔未嘗筆之於書為教人定本龍溪輒欲以已意籠罩前人遂有天泉一段話柄甚矣陽明之不幸也

無善無惡之說終於至善二字有礙解者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無乃多此一重之繞乎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古人未嘗及也後人奉以為聖書無乃

過與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今以理為靜以氣為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輾轉悠謬矣
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為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為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

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自之為言由也自之為言獨也心之主宰曰意故意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裏言心心為身本也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為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處今以意為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為所存意為所發

陳剩夫曰大學誠意是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鎖匙也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獨之説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意故以主一二字代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葢言獨體之好惡也原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既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即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即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

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是一个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吾以誠之者一之也

心可言無善無惡而以正還心則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惡而以誠還意則意之無惡可知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以為桮棬也

心無善惡信乎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

善也意有善惡信乎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為良矣乃所以為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意之罪也吾自知之吾自蔽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天穆然無為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盡在帝中見心渾然無體而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賛化育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所謂心者

從古本則格致工夫畢竟毫無下落或云自平天下以至正心誠意諸傳皆格致疏也終涉附會或云言誠意

而格致在其中意者解毋自欺句云不自欺其知乎又意者獨中有知良知只是獨知時乎皆蛇足之見也畢竟知無可知致無可致乎曰大學首言明明德則德性自然之知業已藏在其中本明起照何患不知只患不知止不知知本則一點莽蕩靈明於學問了無干涉故首章特揭修身為本後章又言知其所止而致知格物之義已無餘藴至於身之托命果在何地止之歸根果在何地決不得不從慎獨二字認取明矣故曰大學之道

誠意而已矣知此之謂知先知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止知此之謂物格而知至正不必云自欺其知不必云獨中有知反傷誠意本旨今謂格致是誠意工夫須善會本文不得以辭害意也

慎獨是學問第一義言慎獨而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為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為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

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摠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婉轉歸到致良知為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為主意以致良知為工夫之則盖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之說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予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别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即是知好惡即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其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静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

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即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為小人吾不意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个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當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濂溪曰幾善惡故陽明亦曰有善有惡濂溪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陽明亦曰意之動然兩賢之言相似而

實不同先儒以有無之間言幾後儒以有而已形言幾也曰善惡言有自善而惡之勢後儒則平分善惡而已

或曰意非幾也則幾又在何處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濂溪曰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爭與義分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

作所謂善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謂知幾知幾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禍福言也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為良知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豈容魑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

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為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即知即意乎果即知即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矣

主靜立人極只是意誠好消息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个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截流斷港安得打并一貫予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周子云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

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憒憒千載於今

公私義利之辨非格物致知之極不足以語此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為好樂惡而流為忿懥又再流而為親愛之

僻為賤惡之僻又再流而為民好之僻民惡之僻濫觴之弊一至於此揔為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為粗根以心為妙體何耶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只此是心不正實供今乃舍此而摘及有所二字為莫須有之獄不已過乎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云爾

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為正曰格知身之為本而家

國天下之為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為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為末

從朱子之補傳則學問思辨可以兼舉庶有合於明善誠身之説而今皆廢之何居曰謂之大學則學問思辨行皆在其中至一篇成書只是疏其道之所在而八目遞言之其要歸之知本而已

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説最為吃緊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為今章句曰實其心

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疎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疎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綴敬於格物之前真所謂握燈而索照也

正心章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又將主敬工夫用在正心項下終忽視誠意關故耳此陽明之說所自來也

治平章極口發揮好惡二字直是王道本於誠意

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為真得所謂知本知此而已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

天心焉欺之為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箇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

無有作好如好好色無有作惡如惡惡臭

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心體本無動靜謂未發屬靜已發屬動固非也謂未發屬動已發屬靜亦非也葢發與未發只是一个時時發時時未發正是陰陽互藏其宅通復互為其根後人執名相以疏動靜分性分情動成兩畔言有言無摠屬支離烏識心體本然之妙乎

古人未嘗以動靜言心惟大易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見心體亦復如是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見心體亦復如是一就感應間識取一就屈伸往來間識取皆不是截然兩候

陰陽之理無處無之因陰陽見動靜非以動靜生陰陽從來學問只是一个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不睹不聞本言人所不睹聞末章已有註脚而解者深求之必欲分慎獨為兩事然則註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非乎曰此惟瞑目塞耳則然也心不在焉始有視不見聽不聞若静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一生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著力則可

道無方所性無方所謂所不睹所不聞是天命之性亦得然觧大學者首禁有所此處乃得有所耶

慎獨是學問工夫第一義然大學於誠意之前尚有致知工夫而在中庸為了義何也曰中庸後章說知說行更自完備人臚之為學問思辨行而陽明則曰學也者學此者也問也者問此者也思也者思此者也辨也者辨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仍只完得誠之而已故知誠意為了義致知者致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

中庸疏獨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並無知字大學疏獨曰意曰自曰中曰肺肝亦並無知字朱子特與他次个

知字葢爲獨中表出用神庚今學者有所持循
陽明先生言良知即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
即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
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即止言愼獨亦得
喜怒哀樂一氣流行而四者寔與時爲禪代如春過則
夏秋過則冬冬復春却時時保个中氣與時偕行故謂
之時中此非愼獨之至者不足以語此與小人無忌憚
正相反

喜怒哀樂中便是仁義禮智信故中庸於中字逗出誠字或問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横看成嶺側看成峰

好惡從主意而決故就心宗指點喜怒從氣機而流故就性宗指點畢竟有好惡而後有喜怒不無標本之辨故喜怒有情可狀而好惡托體最微

大學言心不言性心外無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即心之所以為心也有說乎曰善非性乎天非心乎故以

之歸宗愼獨一也

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即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令人非全不知但稍後便視聖人霄壤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

為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為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葢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即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即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此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
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
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莫是落後著否曰
有剎即復間不容髮此一點元陽在天地間無一息間
斷七日來復言復已久也若操未剎之陽為來復之陽
所爭不遠看來仍是占先手若已落後著則手忙脚亂
安得有如許力量便與不行不復行謂當下消化不是

後不再作也今人皆所謂頻復者甚之迷復

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尚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總屬狂慧

凡事豫則立信在言前則言前定敬在動前則行前定道在事前則事前定性在道前則道前定

君子之道即小推大故曰費而隱以心言則曰莫見乎隱以道言則曰費而隱故自夫婦之居室推之以極於

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以見大莫載小莫破即夫婦聖人天地固不足極大小之量也又引詩以指點隱體如鳶魚之在天淵超於睹聞之表不可端倪有如此者君子之學請姑自居室造端而自有以闖至隱之堂奥則天地聖人之量亦即此而在無事他求矣費而隱所以顯而微也

莫高匪天而鳶戾焉莫深匪淵而魚躍焉莫微於鳶魚而天淵體焉道心惟微之妙亦有如是者子思子贊之

曰言其上下察也正指心體昭著處非泛言化育流行事

終日見天而不見有鳶之飛終日見淵而不見有魚之躍亦見亦顯亦隱亦微

鳶飛戾天而繒弋不及極於高也魚躍於淵而網罟莫加極於深也所托之地皆闇也鳩鴞決起尋丈而下控於地鱔鰍之類與波出沒人得而量之小人之道也與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為粗

幾不足據也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旣嘗戒慎恐懼以承之又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始信陽明戒慎恐懼是本體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為德如此

德性之中本自廣大亦復精微本自高明亦復中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須當用何等問學工夫時時致廣大而盡精微時時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謂温故致廣大愈廣大盡精微愈精微極高明愈高明道中庸愈中庸是謂知新而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只此三千三百一一體備於身敦而且厚日積月累由中符表底於崇高崇禮所以崇德也崇德所以盡性也此之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聰明睿知皆此心虛中之象而耳目不與焉耳目者聰明之户牖而非其専官也一心耳外闢之則為聰明周徹之曰睿極深之曰知而氣機通復之候生長收藏各盡其妙是謂寛裕温柔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

鐘虛也而鳴心虛也而靈耳虛也而聽目虛也而視四肢百骸虛也而運掉夫道又何以加于虛乎存之其中也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其和也天下之達道也

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為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魂語下而遺上者與

配天達天其始不離下學立心耳天豈遠乎哉心得其所以為心則達乎天矣人得其所以為人則配乎天矣又曰其天天即我我即天令必云有物先天得之者天自我出何故將天亦私為一己之物乎

至誠盡性之至不學而能即經綸大經已足見其心精
密而無漏矣又出之不窮為立天下之大本運之無外
為知天地之化育其要歸於無能而已無能故無倚
肫肫其仁仁之至也淵淵其淵靜之至也浩浩其天化
之至也合而言之誠之至也
中庸之道從闇入門而托體於微操功於敬一步步推
入至於上天之載而乃能合天下以在宥愈微亦愈顯
即微即顯亦無微無顯嗚呼微乎至矣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篤恭而天下平修之意也

誠者自成也誠於意之謂也

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秘旨

心一也視於無形之謂明故明無不見聽於無聲之謂聰故聰無不聞思於無思之謂睿故睿無不通慮於何

慮之謂智故智無不知四者有遞入之象焉然則人心其統於智乎此所謂良知也盎然而知者仁也所以寛裕温柔也又謂之惻隱之心秩然而知者禮也所以齊莊中正也又謂之辭讓之心截然而知者義也所以發强剛毅也又謂之羞惡之心井井然而知歸之無所不知者即智也所以文理密察也又謂之是非之心分而言之燦然知也合而言之渾然智也是為心宗是為聖

諦

理一也得於心為德本於生為性蘊於性為情達於情為才亶於初為命體於自然謂之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惟天無外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盡則俱盡虧則俱虧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是為性宗是為人造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此千古論性第一義惟濂溪足以發之

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為主習相遠以習於不善者為主

上智下愚不移則痛下愚也

論語二十篇語語言性皆要人就近處復仍就遠者下工夫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云爾

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即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註脚

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尋个入門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為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藴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何言乎情之善也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為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善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

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

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告子累被孟子鍛鍊之後已識性之為性矣故曰生之為性孟子恐失人分上本色故復重加指點蓋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犬牛之生惟有知覺運動而已吾人既為萬物之靈則其生有獨得其粹然者所謂仁義禮智是也告子槪言之無乃雜乎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此孟子言性第一義也此後纔有个善字可下

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証性葢此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孟子論性只就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幾不害其為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幾不害其為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減過於羞惡則惻隱便減心體次第受傷至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禦人國門忽然

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鑠者
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為端
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
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
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為性已發
為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言之
孟子論性之說惟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令畧為拈

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葢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常能為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藴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要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

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豊宣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豊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宣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將小人有縱惡之遂而君子沮為善之志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

勿忘勿助間適合其宜即是義非是以勿忘勿助去集

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

忘是不及助是過過之病甚於忘氣本易動又因而助之遂至偏勝則本心之體因而梏亡所傷在根也所謂

氣一則動志也

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

心是萬古同然所以千聖千賢若合符節但起見處則微有不同即堯舜一堂亦有手輕手重何況後之君子惟孔子立大中之極亦爲經歷多全不執己見一步步逓理上去隨路問程也孟子直是見得到爲他將孔子做箇榜樣又煞下苦心一日輕輕將知言說過豈知啞子嘗瓜有難向人開口處後人於此處終草草了安得不千錯萬錯

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

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章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却向句句指聖人家當繼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貞本無天人之别而本義錯會又以解天命之謂性將人分上家當一并推在造化上所關不小然朱子解通書此條下原不錯

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

心如穀種仁乃其生意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本是生生非外鑠我也

物有本末惟意該之事有終始惟誠意一關該之物有本末然不可分本末為兩物故曰其為物不貳終始雖兩事只是一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箇中也

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變和言正者就仁義上言也皆酷為中庸註疏

通書思曰睿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機也吉凶之機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為善去惡之寔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

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為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多所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絶之矣

只此一點微幾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榦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果矣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

佛氏言性而不言天故性非其性吾儒則曰天命之謂性佛氏言心而不言意故心非其心吾儒則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喜怒哀樂所性者也未發爲中其體也已發爲和其用

也合而言之心也

朱子曰心統性情張敬夫曰心主性情張説為近終是二物曷不曰心之性情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不得已而求其似姑從平旦時認取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蓋言氣質義理之分如此但大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時言

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即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予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將先後天一齊并出來為立教之宗

性本虚位情有定理

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是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即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以上癸未冬月

虞廷十六字為萬世心學之宗請得而詮之曰人心言人之心也道心言心之道也心之所以為心也可存可亡故曰危幾希神妙故曰微惟精以言乎其明也惟一

以言乎其誠也皆所謂惟微也明亦可暗誠亦可二三所謂危也二者皆以本體言非以工夫言也至允執厥中方以工夫言中者道之體也即精一之宅也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明是謂亹亹惺惺敬以敬此誠是謂主一無適微故精精故一故曰惟微惟精惟一連數之而語脉貫合至允執一句方更端也惟允執二字專以工夫言故堯授舜單提之而不見其不足後之儒者止因悞解大學既有格致之功又有誠正之功以合之中

庸明善誠身之説因以上援虞廷分精分一既分精分一則不得不分人分道種種支離而聖學遂不傳於後世矣

劉子遺書卷四